

莊

子

通

卷之三

內篇

人所貴於天地者豈非生邪苟無養生之主
生何由生養生必資於知而知不足以養生
也故稱神焉稱神尚有我而實非我能養生
也故稱天焉彼日夜相代於前者生所由來
而不窮者也故以火傳終焉不通於無窮之
說而曰吾有以養生何有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
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

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世裕之學文滅質博溺心務知其所不知豈知不可以言道而更爲道累也故莊子每從知字發論一則曰小知不及大知一則曰庸知吾之知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一則曰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而不中道天者知之盛也一則曰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故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知問於無爲謂三問而三不答儻忽鑿而渾沌死弊詬失而

象罔得凡以明真知之不知也其詳見齊物論矣夫生者體之寓也知者心之靈也僂僂迷方趨死近矣生豈不貴知哉使其靈明內朗不滯不留何惡於知而世之人每每務巧利便徇物無涯以藐爾七尺之軀而營四海九州之養以忽然百年之景而圖萬世無窮之安好勝不已取物大弘卒之不量力而舉萬鈞者有絕膂之虞不度德而鬪萬事者有咋舌之痛豈非以有涯隨無涯而殆者邪彼方且賈餘勇之未試悲前事之未工不鑒覆轍而多爲知以救之此徒以水救水以火救火滋多

無益更益禍耳。故曰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欲免爲知之害。其惟反一無迹深根寧極而待邪。道德之先。本無善惡。善惡之名。起於有爲。有心爲善。則名必隨之矣。有心爲惡。則刑必隨之矣。吾無思。無爲。順物自然。而不起心。以有爲。則善非吾善。固不近名。惡非吾惡。亦不近刑。善惡兩忘。刑名雙遣。順一中之極處。眞常之德。養生秘旨。盡於是矣。故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人倫日用。無施而不可也。督中也。禪伯謂不思善。不思惡。是本來面目。貴在於不思。非謂善不可思也。莊

王明爲善無之謂惡可爲也

名爲惡無近刑所貴在於不爲非善且不思不爲而况於惡乎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騁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謗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軶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

新發於硎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句

怵然爲戒

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謬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

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爲音位踦音儿考

相離聲驕破聲中去聲下同

桑林宋舞樂名經首咸

冠樂章名也謌音熙歎聲好去聲批擊也郤音隙間

窾音款空也肯苦等反着骨肉也緊音磬苦挺反

音啓結也輒音孤大骨也更平聲硎音刑砥石

爲音退百位謌音晝躊躇音籌除

解手因施巧。凡手足肩膀所至之處。

機無虛發者。鸞刀一奏，而全牛立解。雖音響節奏之間亦與宮商雅合，殊可聽焉。此何技哉？此直寄道於技耳。蓋物各有理。理者，天性自然之脈絡也。理則有其間隙，與孔竅之處。蕩若大塗，未見其理。所見皆牛而已。旣見其理，則目中但有轔輶，百物以成一物之狀，安得全牛？此非以目遇以神遇也。故目不用而司察之官廢，獨以神力運刀，縱心而往，依乎天理，無所橫絕。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使離有窾之處，因而導之。使殊妙技所游，未嘗經於小

小室礮之處而況於大骯骨之所乎彼善庖者猶
歲一易刀不能無割故也衆庖則月一易刀中骨
而折故也獨吾刀十九年而刃之銳如新出於礮
何哉則以牛節疎濶而有隙既如彼刀體銳薄而
無厚又如此以無厚入有間綽然有餘地矣刀何
由損雖然吾豈忘戒懼哉心手雖熟而每遇牛理
交結之處亦未敢易而忽之也常爲之怵然注其
目徐其手精思而慎發於是微運其刀而巧施其
技譙然骨肉兩離而刀踪亦不顯若聚土然至是
而後吾所謂因其固然者始無遺憾牛畢解矣吾

提刀而立高視四方亦從容閒豫而自得其得也
乃善拭吾刀而弢之以寶其鋒焉夫刀可養若此
生可知已故曰於庖丁之言而得養生之術也何
以言之蓋心有天游而無幾微障礙之處其爲隙
與竅也大矣養生者未見真性是以觸處皆境而
觸境皆礙旣見真性則境無非性也於是心有靈
機而眼無諸礙常游刃於虛空之中細惑尚不染
而况麤塵能爲之累哉彼初機之士未證真空則
日月至焉而不能無退輪善養生者心心相續化
化相乘雖復參涉萬境而真常湛寂與天之初予

我者不異。蓋境空則外猶有節之牛。智空則內猶無厚之刀。以空遇空。無往而不閒暇矣。雖然人惟無涉境易耳。境又惟順易耳。苟紛紛盤錯之。會變慙姚佚之鄉。與接爲構。何容易哉。至人於此。未嘗不休然戒堅然忍。默然運用。而曠然成不建之功。使天下用而不知過。此則境知盡忘能所。雙泯是以韻高德遠。逍遙埃塗之外。而六通四辟於帝王之道。至人方且光而不耀。善藏其用而莫測其所。以然善養生者。如是哉。此至真大士之游。非獨寶珍惜神。區區一山澤之癯而已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其
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也有
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與平聲

介者偏特也右師被刑而偏足本人刑非天使也
因公文軒之譏乃反其言曰天也非人也何也人
之貌皆兩足而吾獨一足此天之生我使獨也智
非不能衛如命何哉蓋否泰窮通定乎冥兆知之
所無柰何矣若必欲兩存其足而敝敝焉隨而謀
之則心神困於內而形骸弊於外所喪豈直一足
乎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斬畜平樊中神雖王不
善也啄陟角反斬音祈王于况反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求飲食如此其艱也樊
中之養水穀自足無待於十步百步之求也然雉
處此不處彼適其天也藉令處樊而神可王猶弗
善也况反性逆情而神卒不可王何願於樊中哉
郭子玄曰山澤之雉適而忘適神雖王而不覺其
爲善也亦通顧與上文不相蒙耳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久也

而今非也。向吾入而_主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斬言而言，不斷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遁，通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聘音耽，號戶也。反少去聲樂音蟹。

洛縣音玄解音蟹

方內之人有弔且號之禮，方外之人直當倚戶觀化而已。乃秦失與老聃俱游方外而弔且號，是以起弟子之疑也。秦失曰：始吾以爲治喪者老子徒也，而不知其慟若此，則非老子徒也。或哭之如哭

其子或哭之如哭其母彼其執滯凡情妄見生死而不自知其哀慟之過是乃逃避天然之性背違固有之情忘其所受之分而馳騖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也夫老子之生適爾來生時自生也老子之死適爾去死理當死也玄通合變不厭其生不悲其死安時而處順哀樂無所措其間矣古者謂之帝之縣解蓋有係爲縣無係爲解有生有死爲縣無生無死爲解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彼方偃然寢於巨室而噭噭然哭之是非老子徒也弔以方內之禮不

亦可乎、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指盡前薪而火未始其盡也。火火相傳萬古不滅矣。大化日往而亦未始其盡也。化化相續不舍晝夜矣。彼以天地爲大爐。以元氣爲薪。而生爲火。此所謂死而不亡者壽也。郭子玄曰。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此亦其道之一端也。非莊子本意也。

人間世第四

內篇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雖復至人豈能高
飛遠舉不在人間哉人間之變無窮而至人
以其無窮者待之故不嬰其患也又關尹子
曰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
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
物雖養我未嘗有我讀養生主與人間世者
當知之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密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
聞衛君其年壯其行懦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
民死死者以國量乎也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

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

行下舌反量平聲治帶去聲

其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國不以社稷爲重而輕以喜怒臨人不見其過不自知其非也輕用民死不惜民命輕投之於死地也死者以國言多也量乎澤死則舉而投諸澤難數若干人但可數清澤者若干澤猶史記所謂用谷量馬牛也若蕉猶草芥也民其無如無如之何也治國去之亂國就之治國無假於匡扶亂國湏資於拯濟也思其則欲效之法也

仲尼曰諳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疆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矣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諳音熙夫音扶日恭音僕知之音智下同蓋行下孟反江若反疆其兩反惡烏路反

菑災同

道不欲雜雜則事縉縉多多則中心擾亂擾則憂患四起是以百醫守一病適速其亡而不能以少間也故至人不求之人而求之已若存於已者未定使是非喜怒勃載於胸中而欲救暴人之失暇乎以暴易暴理之所難也且德之所以流蕩者常起於矜名知之所以橫出者常起於爭善名者相軋之物此善則彼惡此廉則彼貪名士相傾其常態也知者相爭之器此低則彼昂此勝則彼負兩知共鬪必無俱生矣名與知豈可盡行乎以回之賢吾固知其道德純厚信行確實萬萬不爲矜名

顯知之行而衛君未汝知也未汝知而疆以仁義
繩墨之言述其前彼必謂汝顯智而要名也毀人
而自成也且與汝爭善矣夜光之璧以闇投人鮮
不按効起矣其名曰災人災人者必反災之汝殆
爲人災矣夫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
順應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故德音發而
天下嚮會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迕也
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
王公必將乘人而闖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
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

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
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闔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
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
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斧敖
禹
禹_有方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
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
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惡去聲惡用奇烏熒音營
下還嫁反偃射南反拊音
撫_{子禮反}拊_{也好去聲}

若衛君能悅賢惡不肖則賢君也有賢君患無賢
臣乎衛多君子矣將焉用汝而求有以異故世治

則賢者無奇。世亂則奇不可用。此君子所以貴善。
藏其用也。衛君既不肖矣。汝唯無言。言則將以南
面之勢乘汝。而角其捷。以不肖之人。加以南面之
威。而逞其不根之辯。萬鈞之下。無不摧壓者。雷霆
之際。無不辟易者。斯時也。爾目將熒眩。不能以正
視矣。色將平下。不能以莊嚴矣。口將營救。自圖免
禍之不暇矣。容將形見。鞠躬擎跽。無不至矣。五色
無主。七情爽惑。而心且釋已之所操。以成彼惡矣。
然則汝之未始見衛君也。此一水也。一火也。汝之
既見衛君也。賢者猶撓而隨之。滋其無忌憚之心。

而甚其未來之惡是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使溼潦
彌增而虐焰逾烈也自汝入衛而更滋衛人之毒
人之順其意而長其惡者始無窮矣蓋未信而諫
言雖厚必且以爲薄已也汝殆死於暴君之前哉
昔龍逢比干之忠而見殺者何也蓋此二臣者誠
欲脩其身而無使得罪於名教拊其民而無使得
罪於公論必以其顯諫明譏而拂其主上之心桀
紂曰汝爲人臣而不與君同心專務沽名賣直黨
下攻上吾不可以忍汝是以見殺夫人臣而有勝
君之名則君不堪賢者而有勝不肖人之名則不

肖人不堪犯此兩不堪而欲免得乎何獨桀紂昔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此四國之所以亡者以其用兵不止而求利無已圖霸王於天下故也然則貪名利者堯禹猶不勝其惡而况其他乎蓋稱人之惡居下而訕上微以爲知訐以爲直不孫以爲勇本聖賢之所惡亦天理人情之常也知其爲天理人情之常而處之有道斯可以游於人間爾胥敖二國名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寧

人之所不違因累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
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
不訾其庸詎可乎

惡惡皆音烏下同訾音紫

顏淵曰吾端肅其儀而虛己以待勸勉其詞而誠
一不二庶幾正已格物之事其可乎子曰未可也
夫端肅其儀則陽氣充溢於外而揚揚甚高神采
渙而不定在常人見之不敢違耳能服人以氣不
能服人以心也而自以爲是因按抑人之所感以
求盡其言而快其心謂之小學日漸之德且不可
而況於大德乎吾想衛君必將執而不從欲其外

合而內不毀歡然以相遇也詎能哉老萊之告仲尼曰去汝芻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老聃之告陽子居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列禦寇之對伯昏無人日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鑿所患皆此謂也此頗不疑所以師董梧而鋤其名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予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

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也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上時掌反斬音
新謫音責大音

太謀吐頃反安也夫音扶

顏子不得其說復設三條以請教一日內直言内心質直不鑿天真帝王之與凡庶均之天所生也理當大同善無彼此而安得妄自封執以求人之

我善與不我善邪若嬰兒之直往固無失已亦無取人之惡此一事矣一曰外曲言外形委曲隨順世間若擎手跼足拜伏曲拳此人臣之常禮吾亦與世隆汙爲之可也人必不我疵也此又一事矣一曰成而上比言守成說而比古道也吾之言雖實教謫之矣而非我教謫之也據經按典諷詠以諫稱古人之道以教謫之也如此則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雖直不病此又一事矣如此其可乎仲尼曰惡乎可當理無二而廣設三條汝之法太傷冗繁亦不安恬矣雖幸無咎僅自守耳而

胡可以化人化固未易言大化密移使人不覺潛化然後是聖賢作用今汝預作教方思慮可否猶師心者也師心胡可以及化哉其言雖教謫之實也一句讀政法猶云法度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晦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

道集虛虛者心齊也

齊側皆反下同語去聲易去聲

以有心爲之者任其所之而無非人以無心爲之者任其所之而無非天故曰易之者曠天不宜不可以得道也心齊者齊不齊之心以歸之於大齊入寂反虛冥符獨化夫五官之用惟聽爲寂而今其所爲聽者無以耳而以心又無以心而以氣眉爲而無聽之以耳耳止於聽而已此靜境之最粗者也又眉爲而毋聽之以心心止於符而已雖與道合而猶未冥絕靜而未定也至於聽之以氣則遺耳目去心意外物都絕而天機獨存寂泊忘懷

而待物自應此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道體全矣
然夫子猶曰惟道集虛而未遑謂之道者猶老子
之教南榮趨也道未易言哉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
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盍美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
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
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
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
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

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蓮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幾音雞易音異爲去聲知知上知音智闕音簡反德不及聖王爲散闕空也夫音扶徇辭俊反使也知音智散蘇

顏子善悟聖人之教。因復於夫子曰：始回未稟心齊之教。則内心封滯，在我無非回者。一稟心齊之教。而形迹洞忘。不知其有回也。此可謂虛乎。夫子曰：心齊之妙盡是矣。吾爲汝言游衛之方。若能不執不滯。無固無我。雖游其藩籬之中。而不與之爭。善道合則應機而設教。不合則斂跡而藏神。譬夫

官商之鳴妙應而無迹使物自來不開門而延役
使人自和不爲藥以治病處心於一無所營有感
始通不得已而後起若是則庶幾其可矣人惟逃
於深山大澤絕迹世間則易耳若猶在世間而時
行時止絕無轍迹之可尋此爲難事故無爲而虛
寂則易有爲而奢應則難無言而拱嘿則易有言
而中節則難大凡周旋於人道之中而事求可功
求成者此則爲人使而易以僞若純是德性用事
而前無將後無迎此則爲天使而難以僞爲天使
者以無爲爲以無言言以無知知猶之以無翼飛

者也不絕迹而行地者也。可不謂難哉。苟能如是。
則無往而非吉祥善事矣。彼鑿戶牖以爲室。當其
虛闌之處。天光入而明白生焉。至人端凝寂靜而
止於其所。此其心中虛闌。固蕩然有天游矣。而天
下之吉祥善事。豈不隨其所止而止乎。若夫心無
所止。不勝膠擾之多者。此之謂形坐而心馳。神明
之所不居也。烏得不嬰人間之災眚邪。徇猶徇地
之徇。安撫之意也。夫徇耳目使內通而外於心知
者。五官不眩於聲色。方寸又蕩於太虛。萬靈畢歸
于真並會。雖鬼神猶來舍之。而況於人乎。是萬物

變化之原也。是千聖之所樞紐而奉之以終身者也。而又况其餘者乎。持此道以應世。庶乎免於今之世矣。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行舍藏。觸機則應。不爲時亦不失時。不以無心忘天下。亦不以有心迎天下。若春秋之於萬物。噓之吸之。而栽培傾覆不容。其心應物。無迹。已事而人弗知。此所謂無翼飛者也。入則鳴。不入則止者也。無他。無起心爲善之迹。故爾。非天下之至虛。其孰能與於此。李元卓曰。心非汝有。孰有之哉。是諸緣積習。而假名耳。身非汝有。孰有之哉。

是百骸和合而幻生爾知心無心而萬物皆吾心
則聰明烏用黜知身無身而萬象皆吾身則支體
烏用墮况於仁義乎况於禮樂乎若然動靜語默
無非妙處縱橫逆順無非天游孰知其爲忘也邪
不然厭擾而趨寂懼有以樂無以是爲忘則聚塊
積塵皆可謂之忘矣夫回幾於聖人而未盡過於
衆人而有餘順一化之自虛了乎無物者聖人也
隨衆境而俱逝繫乎有物者衆人也了乎無物則
無往而非忘繫乎有物則無時而能忘此顏回所
以坐忘乎反萬物流轉之境冥一性不遷之宗靜

觀世間則仁義禮樂舉皆妄名寂照靈源則支體
聰明舉皆幻識忘物無物則妄名自離忘我無我
則幻識自盡然仁義禮樂名不自名妄者執以爲
名支體聰明識不自識幻者認以爲識知身本於
無有則支體將自墮必期於墮之者未離於身見
也知心本於不生則聰明將自黜必期於黜之者
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尚無則仁義禮樂
之安有向也作德於肝膈之上而物物皆知今也
無知向也役心於眉睫之間而物物皆見今也無
見茲乃坐忘乎然旣已謂之忘仲尼不容於有問

顏回不容於有應亦安知一毫之益亦安知一毫之損亦安知仁義禮樂之忘爲未至亦安知支體聰明之墮黜爲已至乎夫卽妙而觀墜者之忘車沒者之忘水人之忘道術魚之忘江湖亦妄也卽麤而觀得者之忘形利者之忘真怒臂者之忘車轍攫金者之忘市人亦忘也將以彼是而此非乎道無是非將以彼真而此僞乎道無真僞顏氏之子背塵而反妙捐實而集虛者爾吾知其忘猶未忘也使進此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又奚貴忘余旣錄李元卓論而題其後

曰忘仁義者不壞仁義存壞仁義之心者非忘仁
義者也忘禮樂者不壞禮樂存壞禮樂之心者非
忘禮樂者也忘支體聰明者不壞支體聰明壞支
體聰明者非忘支體聰明者也掃形相之論則貴
忘掃忘形相之論則貴忘忘掃貴忘忘之論則貴
不忘人知無無之愈於無而不知未始不無之爲
至無無也嗚呼此大乘之秘藏矣又孰知爲吾聖
人之雅論哉惟爲吾學者不能無滯於形相而彼
得以忘勝之不知徒忘之與不忘一間爾元卓亦
了是否歟雖然吾之談亦補元卓之不足爾無上

事而獨以吾言爲信、又知道者之所訾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者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旣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葉音攝使
音試語

葉公曰。王欲有求於齊。托我甚重。第恐齊人空報吾禮。而不急應吾求也。夫匹夫抱區區之鄙志。猶不可強而况諸侯乎。吾甚懼焉。昔夫子嘗語我曰。天下事無論小大。鮮有以無道而樂成者。齊事若不成。王必謂我奉使無狀。怒我罪我不免人道之患矣。齊事雖成。吾必智勞而力竭。戰喜怒於胸中。而結冰炭於五藏。病且見侵。不免陰陽之患矣。或成或不成。而皆無患。惟有道有德者能之。吾生平自奉。不過粗糲之食。爨人雖執熱而未嘗有顧涼。

之心吾心之涼可知矣乃今朝拜詔而夕飲冰蓋任大憂重驚惶熏灼而頓改吾初也則事情方始而已有陰陽之患儻事不成又有人道之患二患并兼吾胡堪此夫子其幸來示焉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

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夫音扶樂音各惡去声

天下有大法戒二、一曰命、一曰義。子之愛親從天性中來、命也。世間萬事無以易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臣之事君、以人合者也。義也。六合雖寬、未有無君之國；無往而非君也。雖欲逃之、將焉逃乎？是以事親者、知命之不可解、而惟親是從、無敢擇也；孝之至也。事君者、知義之無所逃、而惟君是從、無敢擇也；忠之盛也。若乃自事其心者、亦有道焉：知命之不可奈何、而惟命是安；雖哀樂迭至於前、而

吾心自若德之至也既已爲人臣子則奉職尊命而忘其身有所不得已矣何營營以生死哀樂溷其胷中哉子其行可矣此先破其慄懼之心下則教以權成之道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

當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
即六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
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
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
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苟爲不知其
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戒過度益
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
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
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夫音扶惡去聲幾平聲治
去聲樂音洛行下孟反喪

息浪反易去聲核幸格反與夫並平聲

凡交近則易親可相服以情遠則難接必相信以言言必賴人傳之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最難也人情喜心勝則言有餘美怒心勝則言有餘惡凡言有餘於喜怒者盡妄言也妄則聞者必且以爲誕而漠然不信於是乎委罪使者而使者殃矣故法言有之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庶乎全常者眞常也情實之論必宣而浮華之言可略也經常也據理之言必達而倍鄙之談勿存也居常也平素之意宜悉而臨時之增可已也審應於玄黃之交折衷於詳略之際奉使專對信其難矣且

夫以巧戯較力者其初未嘗不明相歡謔也惟鬪心勝而恥其不中不至於陰謀潛害不已蓋泰之則巧有餘而多奇故也以禮序飲酒者其初未嘗不獻酬拜起也惟酒力勝而湛酒淫泆無復尊卑之倫男女之序矣蓋泰甚則樂有餘而多奇故也凡事亦然始未嘗不諒信而常終之於鄙薄始未嘗不簡易而常卒之以多事皆泰甚有餘而多奇之過也言者風波也虛相扇動而易起若風之生波動之易而靜之難者也行者實喪也實有指著而易失非空言之所酬也危之易而安之難者也

無鼓其風波而必求有以實之斯爲可踐之言足以固兩國之交結兩主之歡矣凡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以巧言無實與偏辭失中之故譬之默然蹴之必死之地則意急情盡怪鳴橫嘶氣息勃烈於是咆哮搏噬而不可制蓋尅責過甚而不開一匝之網是以執窮而攬遂應之以不肖之心而不知其所以然此物理也故君子不强人以不欲不苦人以所難從不竭人之歡不盡人之情不以巧言偏辭激人之忿而起天下之風波苟爲不然吾不知其所終矣故法言曰無遷令傳其常言可也

無傷成任其自成可也。增設語言過其本度。皆
之類妄也。遷令勸成殆矣。夫使所以行成也。豈不
願成。顧美成有時。非我所能強譬之。嘉樹不可以
一朝成。須久乃可。強而戒之。則勸成非美成也。吾
強而成之甚難。人順而敗之甚易。是故不免於悔
吝而不給改也。可不慎與。是故君子不持心以强
物。而乘物以游心。不執中以好事。而託不得已以
養中。吾爲子計。惟任齊之報以報子之君可矣。何
須作意以圖報乎。子方以爲成難。吾直謂致命難
耳。致命者哀樂不易施於前。而安之若命。傳其常

情無傳其溢言無遷令無勸成而已言之若易固甚難也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大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深崖亦

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
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
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
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
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
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
以筐盛矢以輦盛溺適有蚤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
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其知

音智町徒順反畔音芳町畔也勝音升幾平聲爲去聲夫音扶矢屎同輶市軫反蛤類溺奴弔反蚤音盲拊音撫音撫

顏闔曰夫斬賾天與凶德者也縱其無度禍將及於國約之輓制則禍將及於我察物之智偏明而照躬之心獨闔富有不善之才而難與爲善者也傳之奈何伯玉曰吾聞存諸身者未定不可以治人正身要矣正身之道有一身則宜就而不宜逆以順相從可也心則宜和而不宜同以義相濟可也然此二術猶有患朱盡也就而順從可在於外而不可入於內入於內者謂靡弱不植而與之淫比也和而義濟可在於內而不可出於外出於外者謂淺露不藏以自顯伐也正形就而入遂與之

淫比則危不持顛不扶必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
淪胥於溺而已此非所以處已心和而出不免於
顯伐則我有沽名賣直之形必且爲聲爲名爲妖
爲孽因吾脩而擠之矣此非所以處人故皆不可
彼若無知如嬰兒又若鶻突無町畦又若簡脫無
等威則子亦和光同塵且與之俱徐而達之以入
於無疵優而游之使自趨之厭而飲之使自得之
若善醫之治危疾從而治之慎勿明諍顯諫而著
其廉隅圭角之形使其駭而異之小則颺去而不
親大則決起而不馴以反危爾身也汝不知螳螂

乎盛其氣以當車轍而不自知其不敵此積伐其才美以犯之者也汝不知養虎者乎與之以生物則動其撲殺之怒與之以全物則動其央裂之怒虎本善怒而吾又不免於怒之禍之招也故不敢與之以二物而又密察其饑飽不失其飼養之節以達其怒心於未怒之先故雖猛亦馴則以順之之道制之也凡不免於死者皆以逆之之道制之也列子此下復有云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此皆名言又不見養馬者乎以筐盛矢

以姦盛溺愛之非不至矣偶有盜吏諸蟄僕僕然
羣聚而上緣於是恐其爲患而拊之拊之誠是也
顧卒然出馬之不意則非其時矣於是馬驚奮次
破銜絕轡而身不免蹄齧之虞馬豈不識圉人之
素愛已也而意方出於驚則盛怒之下疇昔之愛
蔑如矣人情盡然也可不慎邪故與不肖人居者
毋感其名毋以氣與之爭毋遽奪其故習亦無縱
其故習毋嬰其怒毋乏其欲毋驚其不意毋使其
怒而忘愛因而成之默而移之多方以揅之久而
安之庶乎可雖然亦無用大多政法而不謀惟乘

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養中盡矣

匠石之齊至乎曲轍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
其高臨山千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
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
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
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
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
戶則液柶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
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
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祖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

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害其生者也故不
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
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
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
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
客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爲
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喻
之不亦遠乎

絜戶結反散蘇簡反下同備亡言反見

柚音又蘊力果反揩普口反

許候反

其大蔽牛下疏有數千二字散木閒散無用之木也構脂汁出也文木可用之木幾死幾見伐也言予求無用久矣而人猶謂予有用數來睥睨濱死矣乃匠石始明言我之不才以全我生而爲我之大用使我而有用於世見伐久矣烏得有此大邪且我汝皆物也汝非物物者奈何物我爾謂我爲散木而不自知已爲幾死之散入夫幾死之散入惡能知散木哉匠石以不才無用爲散櫟以才有用爲散謂汝炫才矜世鄰於天伐則幾死之散入耳豈知我無用之爲大用乎故曰惡知散木以戲

匠石也。匠石占其夢，弟子曰：「櫟之意既取於無用矣，而何以爲社哉？」不旣有用乎？嫌其以社爲榮也。曰：汝慎密莫妄言。櫟非擇社而處之，亦偶寄於社耳。彼方以社爲不知已，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假令櫟不爲社，豈近剪伐之害乎？且其所保與衆人異，衆人保有用之用，而櫟保無用之用，不可以常義論也。汝以社譽，則以常義譽之耳，不亦去之遠乎？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必有異材夫！」仰

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咼其葉則口爛而爲傷

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

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乘音盛
莊同
音符拳捲也咼音視食紙反矣許救反醒

賴賴同夫音符拳捲也咼音視食紙反矣許救反醒
音呈

所賴卽結駟千乘也大木之隱覆多能庇之焉軸解如車軸之開解醒病酒也

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

之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頸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

也上聲粗音疽七餘反杙音易環八尺爲一圍麗如字禪音善解古賣反

荆氏地名地宜此三木皆中材用也杙糜也以繫犴獮猴者高名之麗富貴家屋棟也禪傍棺之全一邊者解巫祝解除者額額亢鼻高鼻痔下病古有以人沉河而祭如西門豹事可見巫祝以爲不祥而不知全生之爲大祥神人之所貴也

支離疏者顙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

兩髀爲脅挫鍼治癒足以餉口鼓筭播精足以食十

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

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

其德者乎

會古外反撮子列反髀音臂子臥反鍼執金反辭佳賈反餉音胡矣音甲夫音臥

疏名其人支離殘病頤隱至臍肩高出頂會撮髮

髻古人髻在項後支離低頭故指天五管臟腑也

在背支離偃僂故向上髀股骨爲脅者攣縮而迫

於脅也挫鍼縫衣治癒浣筭小筭鼓筭播米足

供十人食也攘臂其間恃其無用而不竄匿也有

常疾不受功不任役也徵役則不預與病者粟則
預支離其形者猶免人間之害而處常美之實如
此况支離其德者乎知周萬物而反智於愚明並
三光而歸明於昧推功名於羣材與物冥而無迹
勝力之大有不可思議者矣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
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
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
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
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

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之無用之用也

接輿陸通以鳳比孔子也天下有道則聖人因而成之無道則聖人獨可全生而已以今之時而能獨免於亂世之刑者上智也矧欲挽而回之乎福輕乎羽德轄如毛也福易舉而莫之知舉禍當避而莫之能避畫地而趨其迹不可掩矣臨人以德招招乎與人爭箒此其取禍必矣迷陽猶亡陽也言當亡陽任獨不蕩於外毋自表見以傷吾行也

又當委曲其行毋直往以傷吾足也。"以有用則與
彼爲功物無用則自全其生割肌膚以爲天下天
下存而我則亡况亡我而無益於天下乎夫曲轍
之樹商丘之木白頬之牛亢鼻之豕皆以支離其
德而爲無用之用此莊子所以取於袞鳳之歌也

德充符第五

內篇

德盛於內而形於外若合符契顧至人體妙
虛玄游大無之境真應無應混然大同若老
子之所謂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
若濁若嬰兒之未孩若愚人之心異於人而

貴食母者則孔德之容也堂堂皇皇非其所
貴也

曾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
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
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
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
往耳丘將以爲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
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
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
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元五忽反

駘音臺王于況反覆音福

刑一足曰兀王駘與孔子分魯而教而實無所教從之遊者虛而往實而歸各自得而足也此甚異矣果何人邪孔子曰王駘聖人也吾亦欲往師之直後時而未往耳夫人莫大於死生而王駘不爲之變雖天地覆墜亦不失其故吾審乎至真而不與物遷以命視物而守其宗本者也蓋不流徇於萬物之顯迹而獨冥會夫造化之本初宅心於寥漠之區執樞據極以臨萬末彼末有遷移而本惟

靜定近而物感之紛錯遠而天地之成壞與吾幻體之死生皆靜定之一感樞極之一運耳何足嬰其毫末哉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喪自忘浪反

道無二而人自二之若以分別想視道豈直楚越之爲楚越雖肝膽同生猶分臟腑矣若以無分別想視道則我無物物無萬直一而已夫旣謂之一

矣則耳如目目如耳耳亦可視目亦可聽安知耳之宜聲目之宜色又安知耳目之宜何聲何色廢耳目而任心廢心而任知都忘所宜混然大同而已故遇境觸物第見其一而不見其二第見其得而不見其喪以死生爲輪寐以形骸爲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刖以纓弗其心也

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

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
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
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

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爲去聲大音扶
要音腰一知音

智假音遐

常季曰彼王駘之道不教不議惟觀照良知以得
其心而使之虛夷澹泊以虛夷澹泊得其常心而
使之循久不渝至無奇也爲已而已無及物之功
也物何爲羣而從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
鑑於止水故知衆動不能止一物而一止能止衆

物受命於地者唯松栢爲貞冬夏長青青受命於天者惟舜爲貞故能正衆生王駘得其常心止矣正矣而爲物之所聚不亦宜乎幸能正生言其無異術以應上文爲已之意言舜幸自能正其生爾而衆生卽隨之以正成聚成邑以至登庸不能禦其來也獨舉舜者爲其於聚人義尤切也夫王駘之爲已也保完本始而不憚於物者也試舉保始之徵與不懼之實言之彼勇士奮臂一呼而雄奪九軍之氣彼獨求名而能自要者耳且猶若是而况綱維兩儀包藏萬物第以六骸爲寄寓耳目爲

假象外形而任知外知而獨任其一知惺惺一點靈光萬古不滅不變若而人者不爲物所聚哉彼且待日之至而遙興輕舉以去人間爾人則自聚也彼何心於聚人乎假讀作遐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

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旣若是矣猶與堯爭_奢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佛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

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說音悅處
上聲昇音子六爻更平聲

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子產執政不宜與刑廢罪人同行也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之所也子矜子之執政而求處人先子之心有執政者也鑑有塵則不明心有執政則過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出言若是小矣子產曰子旣刑矣而猶欲爭善子雖有德而闕處終不可補何猶不自反邪申徒嘉曰几人自陳過狀飾辭強辯以爲不宜亡者多默然

亡言省譬悔過以爲宜亡者鮮子欲我之自反子則不自反矣夫人之生死與夫形之全毀皆命也知之所無柰何也譬夫羿之所射皆中地也游於其彀中鮮不免矣萬一有免焉非羿有拙亦命不死也若不免於弓矢而志傷神困自恨其爲謬免於弓矢而志揭意得自矜其爲巧皆非達命之情者也我以命而偶遭其一鏃予以命而偶逃其彀中我奚以見少而子奚以見多昔吾未達於命之說未嘗不怫然於人之笑我也及遊先生之門達於命之說則廓然反其常矣不知先生之說我以

善邪我之自反其情性邪吾與先生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子今與我亦游於形骸之內耳而猶以形骸求我是未達於命者也豈不過乎子產遽謝過曰子毋乃稱不俟言之畢矣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足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

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稍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斲以詘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形之安可解。見音現夫天音扶下夫無同行去聲語去聲斲音折詘尺叔反詭音癸幻滑辨反桎音質搭音轂

踵以刖故行以踵也。尊足尊於足者性命之真也。刖一足未虧其德雖盡棄其百體亦未虧其德而尊足者胡可不務全哉。賓賓恭勤貌斲求也。詘詭

猶奇譎也械在手曰桎在足曰梏方外之人以名
教爲桎梏也夫旣以名爲教矣行則影從言則響
隨陳迹旣與疵穢斯起非爲名而終不免乎名自
然之執必至之理也其孰能解之哉影響者形聲
之桎梏也天然刑戮不可解也故孔子他日亦曰
丘天之戮民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骀它丈夫與
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
爲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間其唱
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

寡人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鄙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駘音臺它徒何反處上聲下同

知去聲期音基汜浮劍反樂音洛

惡人醜貌人也望慰人之望也知不出於四域無知也雌雄合乎前言丈夫女子交從之也有意乎

其爲人覽其有遠處也傳國以爲相也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至人天情大定寵辱不驚無心於受而不得不受故悶然淡漠而後應本以爲辭而心無滯固反若汜然常辭而非真辭顧其寂寞塵外之心素著於物而純白不染之意默動於人故魯君以必授之政爲醜而不敢追猶史記趙王以公子無忌退讓口不忍獻五城之意故無何而竟去使人思之不已舉魯國無可樂者誠信之著於人如此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匏子食於其死毋者

少焉，駟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葬資，則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

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

形全猶足以爲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

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使去聲，純豚同。音舜瞬同妻所甲反送死扇也。取

音娶復去聲

豚子之乳於母，非愛母之形，愛其使形之神爲已類者。母死則神亡，而非已類矣。故頃之皆驚散而

走矣。妻者飾武之具，戰而死者無武也。翫將安施，履者裹足之具，刖者無足，履將安施？皆無其本矣。神者人之本也，無神何以動物哉？爲天子之諸御，必求少女之未飾者，與少男之未動者爲其形全也。全形猶貴之，而況於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之政，惟恐其不受，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死者也。故不足滑和，不可入。

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皆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譽音余知音智滑音骨郤音隙離去聲

此一條是莊子學問之大宗千言萬語總出於此才貴全德貴不形何謂才全死生存亡窮達貧富

賢不肖毀譽饑渴寒暑二儀雖大萬感雖多而皆事理之變化天命之流行留之不停推之不去逝者如斯日夜相代於吾前適與之遇則雖聖賢鬼神絕力至智而弗能違也誰能測其所由始哉故不足以滑亂至人之天和不可以經涉至人之靈宅和樂閒豫四通六辟而不失其允悅之常彼日夜相代於前而不停吾亦日夜自適而無隙物來斯應與之俱春未嘗爲時於心而煦煦以生之物接則時生時生則事起其機在接而不在我也故天降之才不爲物所戕賊善應而不應不應而奢

應是之謂天下之全才何謂德不形天下之至平者莫盛於停水可以爲法雖大匠取正焉謂其內保真源而外不蕩於波流也惟德亦然內保其成而不虧其真源外和於物而不蕩於波流非成和其就能脩之以此脩德而安事於形暴惟不形暴則爲真脩爲真德物自感動而不能離也於是哀公聞尼父之談至人亦遺形骸忘貴賤稱德友矣闔跋支離無脈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壅壅大瘦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

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闔音因
跋音企
脹音脣
說音悅
頸音豆
耄音盍

瘦音頰

闔曲也闔跂支離謂攣曲企踵支體坼裂也脹脣也益益也壅耄大癟瘤癟病頸大如盆壅也脰頸也有有細小貌此二人者窮天地之陋而俱能建德體道遂使齊衛二君愛而忘醜顧視全人之頸翻細小肩肩不入於目也故德有所長則形有所忘猶非誠忘者也忘形易忘德難何謂忘形易生相憐死相捐故忘形易耳何謂忘德難妄病易去真病難除人有德而不能忘則外滯已有德而不

能忘則內滯故忘德難人不難忘其所忘而難於忘其所不忘忘所不忘者此謂誠忘所忘者形也所不忘者德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得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耿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知音智孽魚列反惡音烏斷勝角反鬻音育食音嗣誓音

聖人游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以知識爲禍
孽以繩約爲膠固以有德爲迎接以工能爲商賈
不是貴焉聖人曠無思謀何以知爲樸無雕琢何
以膠爲本無所喪惡乎貴得亦無所賣惡乎貴商
此不謀不琢不喪不貨者天之所養毓我者也天
之所養毓我者天之所以飲食我者也既受食於
天有餘饜矣又惡用此事多事爲哉故其形人也情
非人也形與人同故與斯人之徒爲羣情非人也
故斯人之是非不得加於吾身形則人也故眇乎
七尺之軀猶之人也情非人也故警乎不可制而

獨成其天也。鬻養也。鑿志遠貌。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旣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受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惡音烏，下同。好惡並去聲，瞑音眠，又如字。選宣絅反。

惠子因莊子雅言無情難之曰人本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有情而後有生無情則無生矣何以爲人莊子曰人生有貌有形貌者道所與形者天所授形貌旣全矣惡得不謂之人故有生卽謂之人不必有情而後謂之人也蓋人之手足耳目心皆形貌也無非天所授無非道所在也因而用之人理盡矣顧人知手足耳目之無情而不知心亦無情知手足耳目爲心之所使而不知心非心之所能使皆天也道也無情而任天故手自持足自行居不知所之行不知所往心廢而形用矣故

貌與形全卽謂之人不待有情而始謂之人也郭子玄曰有情爲離曠而弗能也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爲賢聖而弗能也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雖下愚聾瞽雞鳴犬吠不能有情爲之也雖顏孔之際相去一分而不能有情得之也是以耳目不能以陽狂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惠子朱釋然又曰旣謂之人惡得無情無情則木石而已惡乎稱人莊子曰子之所謂情

者有好有惡也所謂無情必如木石而後可也吾所謂無情者非木石之謂也未嘗不用好惡而未嘗用好惡也天下有自然從其自然者應之則好非吾好好無所好惡非吾惡惡無所惡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求多於生分之外以益生此吾所謂無情也所惡於情者爲其益生也惠子又未明生之自生難曰人生幾何所以不死者日益耳不益生而有其身將安能哉莊子曰吾固告汝矣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自足於形貌之中久矣任之則身存矣生無待於益也有好惡之

情非惟無以益生而反害生故又曰無以好惡內傷其身生又不可以有益也今子不然內蕩其神而不存外勞其精而不休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凡而眠惜乎道與汝貌天與汝形不以聰明才辨爲窮理盡性之資而特以反人爲實以勝人爲名與天下之辨者爲怪也悲夫